

石槽沟中赏红叶

远洲

祖父的药方

陈敏

商洛多山,到底有多少山,无人知晓,你随意站在任何一座山顶,苍茫的天空下,只能用连绵起伏、层峦叠嶂、群峰嵯峨、千山万壑一类的词来形容了。这些山绝大多数属于秦岭山系,一些山脉极不规则地呈南北走向,有的呈东西走向,依山带水,沟壑、河流错落其中,有窄有宽,有小有大,村落借山势地理分布,山岭逶迤,屋高瓦小,山岚缥缈,狗吠鸡鸣,远观极富诗意。近年来封山育林,山上植被如盖,到处都是郁郁葱葱,树木灌木混杂,野草藤蔓交织。到了深秋,植物伴随气温的骤降,一些灌木的叶子迅速由绿变黄变红。尤其是有一种叫黄栌的灌木树叶,霜降前后,便会发出最后的怒放,条条纹理,都渗透着血的颜色。这种树叶,就是人们常说的红叶。

今年的疫情断断续续,哪里也去不了,人们都禁足在家里,喜欢自由的心,被压抑得不是滋味。好在近期丹风疫情有所缓解,可以去县境内游走。上个周六,与文友即兴相约去本县竹林关看红叶。第二天正好是霜降,竹林关网络作家丹凤晒晒说石槽沟有红叶,邀我前往那里。他叫了一位姓那的朋友用摩托车带着我,他骑了一辆电动摩托车,三人吃过早餐,一大早就去了石槽沟。

出镇子西行不远折南进沟就是石槽沟,两山夹持一河,一条路贯穿南北,逆河而上,由低到高,摩托车在干干净净弯弯曲曲的水泥路上“嘟嘟嘟”颠簸爬行

着,路上无人,天空湛蓝,早晨空气清新,秋风送爽,我坐在摩托车背后,心情如飞,好不惬意。进沟不久,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一簇簇红叶了,它们零星散落在半山腰上,有的凌空于峭壁悬崖。有点惊喜,心里瞬间痒痒的,很久未有过这样的感觉,我暗自猜测着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,应该是这个秋天最美的景致吧!美的帷幔已经拉开,沿着山沟继续前行,渐渐地,渐渐地,山坡上的红叶不再是进沟时的样子了,而是一面山一面山的红叶,是整座山整座山的红叶,此时在石槽沟骑行,就像是在一个流动的画廊狂奔,美得让人目不暇接。我不由得脱口惊呼,太美了!并迅速掏出手机,一只手抓住摩托车后座,一只手不顾危险地拍照、录像。晒晒在后面一直提醒注意安全,可我真的经不住这美景的诱惑。

又行进了一程,我们的车子折进石槽沟东面的一条小沟,到了目的地。

哇!真是别开洞天,这里完全是一片红彤彤的世界,举目四望,周边所有的山全是红的,大自然在此无私地敞开了它火热的心,简直美得使人癫狂,让人窒息。晒晒说,这里是丹凤、山阳、商南三县的交叉地带,有“一鸡鸣三县”之说,算是商洛的腹地,更是秦岭的腹地了。

红叶漫山,像初升的朝霞,像燃烧的火焰,像一面一面漫卷的旗帜。那红色,有的鲜红透亮,有的枣

红,有的暗红,有的浅红,有的连缀成片,有的如一条红丝带斜斜地缠绕在山腰。她们在山坡上相互氤氲浸染着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如众多的舞者在一起翩翩起舞,摇曳生姿。那红叶被碧绿碧绿的冬青簇拥着,被苍翠的松树和灌木丛映衬着,被有些泛黄的树叶点缀着,山凹高高高低,阳光也有了明暗强弱,那红叶随着光线不同的亮度,便产生了远近高低的视觉效果,有种妙不可言的层次感、画面纵深感。如果迎着逆光,你还会看见有一串彩色的光环就悬挂在红叶的枝丫上。这个季节,红叶无疑是大山里的主角,她将最灿烂夺目的芳容献给了生养她的大地,献给了前来欣赏她的人们。

我已经完全被红叶包围了,置身于此,我想再拍照都是多余的,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,在这样的意境中,能拍过来吗?只有集中精力用眼睛用心去捕捉去感悟去享受,放松心情,游目骋怀,才会真正达到来看红叶的目的,才会红成最深刻的记忆。

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这是生命的规律,人们无须为秋天悲怆,我看这满山的红叶,不正是刘禹锡诗中的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吗?所以,我们应该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,不惧年龄,不畏困境,就像这常年沉寂于山中的最普通的叶子,把曾经抱有的美好希望坚持到最后,完成一场由始而终的盛大涅槃。但愿自己人生的秋天,一如眼前的红叶,从容展现出生命的光华。

爬格烹饪论

谦愚

爬格即写稿,是基层从事公文写作的坊间自嘲。烹任是把普通的烧菜做饭上升到膳食艺术。客观而言,爬格与烹任泾渭分明、不可混搭,以文辅政与食以存生本无丝毫关联,但锦绣文章与美味佳肴却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。

老子言:治大国,若烹小鲜。这种用烹饪技巧比拟治理方式的古老智慧,生动鲜活有趣,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。和羹之美,在于合异。正如写稿子,首先要将各方情况搞全弄准,把基础材料掰开揉碎,再经过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提炼、概括、归纳,这样下笔,才能写出一篇观点鲜明、有理有据的好稿子。由此可见,爬格与烹任,虽属不同劳动范畴,但戏路不同,努力相当。

何谓相当?意图相当需求。写稿子特别是写讲话稿,起草原则一般是“谁讲、对谁负责”,准确领会意图是基本前提。通俗讲,就是能准确理解领导的思路和观点,掌握领导关注的重点事项,在此基础上,再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。这个环节,犹如烹任手法遵循口味需求一样,粤菜重清鲜,川菜好麻辣,一手好菜尚需合乎胃

口,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素材相当食材。好稿子必须有好素材,广泛占有资料是关键一环。素材来自日常积累,在于多看多记多想,积跬步而致千里;在于善用网络浏览、重点搜集,进而达到吃透上情、了解下情、切合实情。没素材等同“无米之炊”,素材的详尽与否,等同于食材的新鲜与否。纯天然的食材,即使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,也是最好的美味。

主题相当主菜。好文章开宗明义、主题鲜明,善于语境分析是长期的自我修炼。具体讲,在刚开始“打腹稿”时,就要对稿子的应用场景进行综合分析,是对上汇报、对外推介,还是对下讲话、对内交流,必须提前想清楚,然后再紧扣主题、选准切入点,理顺逻辑、把文章的框架结构立起来。如同一道菜肴,有主菜也有配菜,配菜是为主菜添色增香提味的,切不可喧宾夺主,力求色香味俱佳。

修辞相当调味。文章离不开修辞,如同调味离不开盐。修辞彰显文章的语言魅力,好的修辞更易打动人心,引发强烈的共鸣,让文章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。

公文写作常用修辞手法相对简单,不需要辞藻华丽,不苛求工整对仗,语言质朴、实事求是、言简意赅是永恒追求。特别是写讲话稿,善用群众语言至关重要,用老百姓的话做政策宣讲、做思想动员,其结果肯定事半功倍。

打磨相当火候。好文章是改出来的,修改即打磨。人都有认知局限,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,打磨文稿就是突破这种认知局限,也就是哲学上“否定之否定”规律。打磨的精细程度往往取决于起草任务的轻重缓急,有的要求表述准确、文通句顺即可,有的则要逐段斟酌、逐句思考。如同烹饪,有的菜品需大火快炒,有的则要小火慢煎抑或炒炖兼用,火候的大小强弱决定了菜品形态与口感。

兵无常势、水无常形。好文章的标准,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爬格与烹任,执笔或掌勺,不仅要有个好性情,更要有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的长期磨炼与积累。正如季羡林所言: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行云流水,舒卷自如,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,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,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,实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秋夜感怀

党卫利

对于晚霞的好感,可追溯到童年记忆,那映照半山腰的灿烂,西山顶上五彩斑斓时,意味着母亲该收工回家做饭了。饥肠辘辘的痛楚,唯有吃食才是最美好的向往。

真正把晚霞当作艺术去欣赏,是近十几年的事情。

从乡村涌进山城,生活节奏急促而茫然。先是装束不宜再邈邈,学着样儿把衬衫下摆掖在裤腰带里。街头摊点买东西,块儿八角地跟人砍价,生怕被蒙受骗称作了“山嘍子”。家里来尊贵客人,吃在大酒店才算得待客之道。不经意间发现,衣袖的胳膊拐子处有了补丁,牛仔裤“烂”成窟窿眼睛,才算得时尚,分明是穷苦日子里的穿戴嘛,这时髦哪是咱山吞见人能消受得了追赶得上的。渐渐开始回归自我,见人打招呼,遇见乡党,不曾冷落只剩一张热情的嘴,诚心招呼屋里坐,一壶苞谷酒,就着酸辣萝卜丝,一样吃出人情真味儿。

好在乡下人的憨厚朴素早已深入骨髓,血液里流淌着奋斗不息的秉性,正如夕阳下的晚霞,有着大自然的野性气质,不会因为洒在城市的街巷斜挂高楼大厦而变得高贵,在我眼里,始终保持着多彩的斑斓,即使在万物变容的萧条之秋,从窗口凝望苍穹,也一样充满温馨与光亮……

每个人心里住着真实的自己。如果悟透了“走在路上就是人生”的道理,就不会因一时的挫败茫然无措,也不会因季节更替替替烦恼,内心充满阳光,到处都是温暖。观赏晚霞的不同心绪,关乎自我心境,倘若以晚霞的高远反观世俗,就会容忍自身的渺小,放下淤积的心结,享受那一抹亮丽带给人间的美好。

山不向世人解释自己的高度,不影响她高耸在云端;海没有解释自己的深度,也没有影响她容纳百川。天边的晚霞,给予我无限力量,当伫立风中,迎接风雨侵袭的时候,不会再有胆怯与迷茫,我将以灿烂晚霞的姿态,予生命以勇敢绽放……

见过夏天的爬山虎,碧绿碧绿的,从墙角顺着墙面向上恣意地延伸攀缘,一层一层,接连不断,像风吹海浪,前拥后挤,追逐拍打;又像是一汪碧潭,微风拂过,碧波荡漾。苏轶有诗云: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大自然的景色充满诱惑,千变万化,神秘莫测。春赏牡丹夏观荷,秋品菊花冬听雪。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花朵,一年四季,花开不断,馨香不绝。秋天的爬山虎,也是别有一番韵致。

街道边小区,院墙上有几株爬山虎,夏季的时候,就长势喜人,绿油油一片。近几日常,气温渐凉,凝露成霜,爬山虎也脱下了绿色的外衣。晨起,太阳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羽翼,一缕霞光洒在墙上,爬山虎抖落掉身上的露珠,被秋霜浸染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,色红如丹阳,艳丽如江南的春花,远远望去,满目云锦,如烁似霞,美不胜收!远观恰似一位身披一袭大红裙子的姑娘,慵懒地倚在墙上,裙摆轻飘曼舞,身姿曼妙,好看了极了。

一阵秋风吹起,红红的叶片纷纷撒落,孤零零飘散一地,在秋风中打了个旋,又飘忽飞去,一眨眼的工夫,不见了踪影,只留些许藤蔓在秋风里瑟瑟发抖,无声轻叹。

朋友感怀于此,颇有触动,是日夜晚赋诗一首:

片片离愁意,草木总关情。
阵阵秋风起,飘零无人知。
题目《秋日随想》。
我偷笑,怎么也学起古人来了,无端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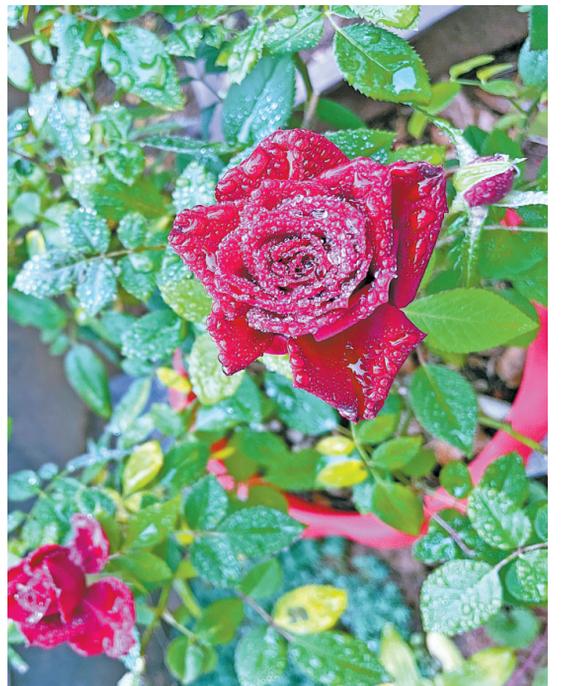
思,伤春悲秋。彼时,我恰巧在读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当看到最后一句时,被他那句“阁中帝子今何在,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深深地触动。

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那个重阳节,一位天才少年在高朋满座,显贵达官云集的滕王阁中,文思泉涌,笔走龙蛇,一挥而就,写下了千古第一骈文。然天妒英才,王勃在来年的归途中,却溺水而逝,让人唏嘘。一千多年过去了,那个带着万丈光芒,惊鸿一样短暂,夏花一样灿烂的少年,登临高阁,让《滕王阁序》成了永恒的千古绝唱。他永远地活在了那个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秋日的午后。

斯人已随江水去,此地空余滕王阁。昔人一去不复还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想到此,我随手改了朋友的诗句:片片离愁意,草木总关情。袅袅凉风起,墙外空飘零。

两首诗连同精美图片,发与另一位略通韵律的朋友共赏。朋友赞叹秋色美景,遂和诗一首:

秋思
丹水凉风起,霜飞满院红。
离枝非有意,来日换新章。
一题三诗,各有韵味!
在这略感寒冷的夜晚与朋友谈论论文,感觉是在如缎似帛的秋景下,晒着深秋的暖阳,品一杯香茗,让人惬意!



朱金华